

女明星的奇怪婚姻

马强 石兵译
〔日〕横沟正史 著
日本最新小说



52
2-2



中国妇女出版社

封面设计：马 朵

女明星的奇特婚姻

（日）横沟正史著

马强 石兵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浙江临平光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90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200

ISBN7-80016-101-3/I·38 定价3.90元

时间：昭和35年（1960年）

地点：轻井泽

出场人物

凤千代子：电影界的大明星，以往曾结过四次婚。

笛小路泰久：千代子的第一个丈夫，二战前电影界的美男子。

阿久津谦三：话剧演员，千代子的第二个丈夫。

楨恭吾：油画家，千代子的第三个丈夫。

津村真二：作曲家，千代子的第四个丈夫。

飞鸟忠熙：元公爵的公子，二战后财政界的重要人，对考古学抱有兴趣。

笛小路美沙：千代子和第一个丈夫之间出生的女儿。

笛小路笃子：笛小路泰久的继母。从美沙幼时起，一直收养着美沙。

樱井铁雄：飞鸟忠熙的女婿，神门产业的干才。

樱井熙子：忠熙的女儿，铁雄的妻子。

的场英明：考古学家，企图从飞鸟忠熙那里得到发掘旅行的费用赞助。

村上一彦：飞鸟忠熙赏识的年轻人，现在是场的英明的弟子。

秋山卓造：飞鸟忠熙的得力部下，他为忠熙可赴汤蹈火。

立花茂树：津村真二的弟子，音乐专业学生，村上一彦的朋友。

田代信吉：毁灭型的音乐专业学生，曾经情死未遂，茂树的朋友。

藤村夏江：被凤千代子的第二个丈夫阿久津谦三抛弃的女人。

樋口操：藤村夏江的先辈，朋友，居住在轻井泽。

日比野候补

警部：本事件的调查负责人，还很年轻，功名心很强。

等等力警部：警视厅搜查一科所属的警部，金田一耕助的伙伴。

金田一耕助：大家早就很熟悉的，满头蓬发的侦探。

引 子

从泉里慢慢向上攀登半个小时，是一个被当地人叫做二度扬的地方。一跃过了这里，视野就渐渐地开阔起来。

这天，晴空万里。

就象礼品商店的柜台上摆设的明信片中的彩色照片一样。一文字山和鼻曲山中间隔着轻井泽的旧城，仅有一步之遥。两座山都呈暗褐色，高高地耸立在那里。

“怎么样，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还看不见浅间吗？”

“不爬到山顶，是看不见浅间的。”

“当然可以休息一下，不过，这里不会有什么人来吧！”

“即使有人来，也没有关系。”

这一带是夹杂着一些杂树木的红松林。地上生的草有甘葛藤和土当归，它们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聚落。土当归的白花夹杂着甘葛藤的紫颜色，鲜明醒目。女人走进林子，在离大路很近的地方铺了一块塑料布，背对着大路坐了下来。

“唉呀！怎么伤得这么厉害。”

“穿着衣服热，脱了又挨挂，这是什么鬼路呀！没有再好一点的路了吗？”

“你不要要求得过份了。通往天国的道路不会舒适平坦的。”

男人好象什么都豁出去了，他翻了一下身子，仰面朝天。塑料布下面杂草丛生，男的身体陷进了甘葛藤叶中。女人擦着汗，十分小心地抚摸着挠破的伤痕。

从前，这条路还能通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直到战后，这条路始终没有人保养管理，结果彻底荒废掉了。现在可以勉强并排通过两个人的路面，又从两侧挤进了很多灌木，如果只穿短袖衬衣的话，就会遭到这个女人一样的厄运。可是，如果要穿上毛衣的话，头顶上的太阳光又毫不留情。

这一条路本身也险阻重重。两、三天前好象下了一场大雨，浅间的坑洼的热石路已被冲刷出条条沟痕，就好象是树叶的叶脉一样。到处裸露出硕大的块石，使人想到这是从前浅间火山大爆发的遗留物，它使原已艰险的道路变得更加险隘。

女人脱下鞋来，活动着自己的脚指，透过尼龙袜，可以看出她脚指的畸型，它似乎表示了这个女人过去的职业。

“阿信，水。你不喝一点吗？”

男人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耐烦地拿起水壶递了过来。女人喝了一口，问道：

“你不喝一点吗？”

“我不要！”

他非常冷淡地回答，又象想起了什么似地说道：

“要不，我还是喝一杯吧！”

他仍躺着不动，口对着女人端过的水壶杯喝了起来，但有一大半都洒在了女人裤子上面。

“讨厌！你侧过身来好不好。再来一杯吧！”

“不要了。”

男人把双手垫在头下面，全身又陷进了草丛中。

女人觉得这好象是在跟她愠气，因而心里很难过，想说什么，但说出来会更难过，所以，她索性就什么也不说了，自己默默地盖上水壶盖。

男的年龄有二十三、四，或者二十五、六，比女的年纪小两三岁，或许相差的更多一些。女的脸色很坏，相反，嘴唇却异常的鲜红，好象不仅是抹口红的缘故。从她干瘪的胸脯和困难的喘息来看，好象胸部有疾患，因此，显得有些苍老。

小宫由纪几年前进歌剧团的时候，曾抱着狂妄的梦想。但是这个梦幻无情地破碎了。仅靠漂亮的脸蛋就想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是很难的。当由纪意识到自己缺乏做歌手、舞蹈演员、表演演员应有的素质的时候，她彻底地绝望了。尽管如此，由于家庭的情况，她还不得不在那里工作。所以，她经不起更容易使她获得收入的那种的手段的诱惑。当事情败露，她被歌剧团开除的时候，她胸部的病疾已经相当严重了。然而，由纪还必须继续工作。

“阿信，躺在这种地方要感冒的，这里有点太凉了。”

刚才还是烈日当头，爬上坡来出了一身汗。但是，到阴凉处稍呆一会，便马上落沛了，浑身感到一股阴冷。果然，这个男人接连不停地打了三个喷嚏。

“怎么样，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这又怎么了？”

男人十分冷淡地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仍目不转睛地透过树梢仰望着天空。透过红松枝看见的天空清澈蔚蓝，极其诱人。

女人一句话也不说，看着男的侧脸，不一会儿，她眨动了一下睫毛，说：

“阿信，你如果讨厌我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但是，你得把药给我留下。”

“谁说讨厌啦？”

“可是，你心情总是那么不好。”

“那就是讨厌吗？我不喜欢人家这么关心我。我们马上就要死了，还怕什么感冒呀？”

“实在对不起，那好，我不再说了。”

她明明知道这个男人讨厌别人象爱管闲事的妻子一样关心照顾自己，结果，还是不自觉地说出口来。她这种性格给她自己惹来了不少麻烦。不但在舞台上没有获得成功，在开始了卖笑生涯后，也不大惹男人们的喜欢。她的脸蛋的确还算端正漂亮的，但是，交往起来，人们觉得不大有趣。她的身上似乎具有一种引起男人们思乡思亲之情的东西。

田代信吉是艺术大学作曲专业的学生。他父亲在大阪做牙科医生。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牙医，除了自己家中的诊疗室外，在外面还有两处诊所。在这两处诊所里都有他的情妇。这两个女人以后都成为了他的技师。这是他父亲引以为豪。信吉从小时候起就跟他父亲关系不很密切。

他母亲的家境略好一些（在信吉看来），出嫁时，带来的嫁妆中有一架钢琴，虽说是立式的，但却是斯塔因威牌的。信吉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好象只有他继承了母亲的血统，从幼年起，他就很喜欢上母亲作为嫁妆带来的那一架钢琴了。父亲尽管不理解，但在母亲的说和下，终于同意了信吉要当作曲家的要求。

信吉考入艺术大学音乐系时，是十分得意的。但是，没有多久他就碰了壁。每次放假回家都加深了他的绝望。母亲的软弱导致了父亲的夜不归宿，父亲精力旺盛，每天都去那

两处诊所过夜。偶尔在家里，父亲也不跟信吉谈论他的学习情况。父亲虽不大提起钱的问题，但他一定认为信吉的花费比两个哥哥大了一些。

母亲活着的时候情况一切尚好。可去年他母亲因胃癌去世以后，信吉的命运便发生了彻底变化。父亲不满百日就娶了后妻。想不到的是，这位后妻并不是从前一直跟父亲往来的那两个技师，而是一个拥有一小笔财产的寡妇，并且还带着一个小大人似的女儿。父亲一直隐瞒着和这位寡妇的关系。

当然，父亲和两个哥哥之间有过不停的争吵，跟两个情妇之间也发生了连续不断的争执。当时在东京的信吉虽然逃脱了这场争执，但是，他也很难再得到跟从前一样的汇款了。

于是，信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去酒吧和夜总会弹钢琴，不久，他身心都疲劳了，于是，开始堕落了。

去年秋天，信吉在乐队同事的唆使下，叫来了一位电话对象（从事被人电话叫到家里陪伴的女孩）。当时来的就是小宫由纪，信吉抱着由纪这位瘦弱的女孩子的躯体，在她身上失去了童贞，那天晚上，信吉突然来了一阵狂怒的发作。

信吉连续三天地同由纪鬼混，由纪总是唯唯诺诺，任凭男人的摆布。信吉对女人越来越粗暴了，他几乎不再去学校，为了同由纪鬼混，整日的去做工。

突然，从山坡上面传来了几个男女的说话声，同时，伴随着从山上向下滑跑的脚步声，由纪急忙披上了毛衣。

绕过白色露头的崖壁，出现了三个男女，他们象小鸟一样地又蹦又跳，从狭窄的路面滑跑下来。他们一发现由纪和信吉在这里，便立即不作声了，脚步也放得很轻，直到他们的脚步声在下面的山坡里消失，由纪都觉得有条视线，在刺痛着她的脊梁骨。

“阿信，我们不走了吗？再有人来的话怎么办？”

信吉躺在草丛中一动不动，他紧闭双目。脸上便会出现很重的鱼鳞皱纹，他的脸与头顶上的树叶的颜色辉映，呈现出绿色，令人毛骨耸然。

“唉，对了，昨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个莫明奇妙的男人。”

信吉突然睁开眼睛，把头转向由纪，他的眼神中夹杂着一种残忍的狞笑。

“莫明其妙的男人？”

“我昨天晚上住宿在狗旅馆了。”

“狗旅馆？是什么意思？”

“就同字面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同狗窝的构造一样的旅店。即使那样，男的和女的抱在一起睡觉也并不觉得不方便。房间的面积只有三个榻榻米，象这样的小房间在林中的空地上排列着三十几个，每个房间都住满了象我这样的顾客。”

“是嘛，你住的白桦宿营地原来是这样一种地方呀。”

“我住的是白桦宿营地第十八号。也许有点夸大其词，但，实际上就是这样。于是，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

“对不起，我来晚了。”

“算了，不用讲了。可是，他可真是一个莫明奇妙的男人。”

“是吗？”

“昨天晚上，他住在我旁边的第十七号，我睡不着，所以，我一个人呆呆地在林中的一个小土坡上看星星，虽然有雾，但是，还是可以透过雾的缝隙看见星星的。于是，他来了，腋下还夹着一瓶威士忌，不一会，他就喝得醉如烂泥了。”

“那后来呢……？”

“这家伙从我的表情上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说：‘不

要这么愁眉不展的，来喝一杯吧！’我觉得他挺烦人的，没有搭理他，他却自己喋喋不休地说：‘不要太任性了。’好象这家伙的妻子跟别人通奸了。”

“啊！”

“而且，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没有发现这件事，真活该！哈哈。”

“阿信，别再说了。”

“不，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再听一会儿。于是，这家伙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定要报这个仇。那架势就象今晚就要冲出去给她点颜色看看。可一会儿，他又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听说这家伙的老婆是个极其漂亮的女人，而且还是一位很有名的女人，日本人几乎人人都知道她的名字。”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呀？”

由纪也感到十分好奇，

“这个他最终也没有说。这说明他还算是一个好人，年纪有四十岁左右，一副贵公子相，但现在则是一派破落相。我可不想成为那个样子。人要是穷的话，妻子难免要跟别人跑的。对了，那个情夫的名字好象叫佐助。”

“那么，这位夫人现在住在轻井泽了。”

“嗯，好象是这样的。她情夫也住那儿，而且，这家伙还说了些文绉绉的东西。”

“文绉绉的？”

“他说宁为七人之子，也不许心于女人。”

“阿信！”

由纪语气严肃地说着，看了看他的侧面脸，好象要从中寻找出点什么似的。但是，又马上耸了耸肩说道：

“我们该走了，看样子要变天呀！”

的确象她所说的那样，从远处传了一阵雷声，接着，原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一下子变得阴云密布起来。

男人依旧躺在那里不动，凝视着急速漂动的云脚，他突然象摔落什么东西似地立起身来，说道：

“啊，算了，也许是我知道的事情。”

“阿信，你有什么担心的事吗？”

“嗯，嗯，算了，算了。世界上什么怪事情都有呀，这就象一个奇妙的方程式。它牵动着我的心。行，就算了吧。也许是我知道的事情呢。好了，我们走吧！”

这以后半个多小时，男的就象生气了似的，一句话也不说，在女的前面，一个劲地攀登着陡峭的山坡。女的也气喘虚虚地跟在他的后面。

远处的雷声已经消失了，天空已被灰色的阴云全部笼罩，不知从什么地方漂来一股白雾，将他俩团团围住。

他们两人来到离山顶附近的时候，遇见了一位从上面下来的奇怪的男人。

这个男人身上穿着一件藏青花纹的单衣，里面是淡兰色的汗衫，下身穿着一件象蝉的翅膀一样光亮的褐色和服裙裤。在和服裙裤的下襟处沾满了草子，他头上戴了一顶圆顶礼帽，下面露出了自然卷的蓬发，没有一点油泽，象鸟巢一样。脚上穿的是落满灰尘的夏季和服袜子和栓着茶色带的土屐。

这个男人与他俩擦身而过时，责备似地跟他们打招呼道：

“你们现在还要上去吗？”

信吉用蔑视的眼光看了对方一眼，没有回答，他晃动了一下肩部，回头看了看由纪说道：

“由纪，快走啊，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戴礼帽的男人目送着两人的背影，不久，又沿着陡峭的路下山去了。他的脚步很沉重。有时，似乎很担心，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看坡上。雾越来越大了，浸湿了戴礼帽的男人的圆顶礼帽和露出的头发。

往下走了五分钟左右，他在路旁露出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从袖口袋里掏出了香烟，点着了火。他并不是因为想抽烟了才坐下来，而是对刚才上去的两个人总感到放心不下。他注视着山坡上面，然而，雾越来越大了。两个人登上离山顶后，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圆顶礼帽的男人刚吸完一支烟，接着又马上点着了第二支。但是，第二支还没有吸到一半，他就猛地一下摔掉烟头，又顺着刚才下来的路返回去了。

白灰色的雾在戴圆顶礼帽的男人的周围打着一个个旋涡，几米开外，已经很难辨清物体。圆顶礼帽的男人不时地停下脚来，歇息一下的同时，也倾耳静听着山上是否有下来人的脚步声。但是，当他确认了丝毫没有这种迹象时，便加快了脚步。

距离刚才他们相遇，已经过了20分钟了。圆顶礼帽的男人又来到了离山山顶的一块平地之上。如果是晴天的话，浅间的山峰则近在咫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现在这里为灰白色的浓雾笼罩，较低地势的红松林已深陷在这一片雾海之中。这里的灌木丛没入膝盖，到处是荒凉景色，根本想象不出还是盛夏季节。

“喂！刚才那两个人，你们在哪里！”

然而，这种呼叫声只是奇妙地化做声声回荡，消失在雾海之中。尽管如此，戴圆顶礼帽的男人还是一遍遍地呼喊。

着，他踩着身边的杂草小树，走进了灌木丛中，他就好象知道自己应该去什么地方似的。

这座离山上有三、四个山峰，在这其中之一上有一个隆起的大地的瘤子，这个瘤子的内部是空的，形成一个洞穴。它的入口很窄，勉强能爬进去一个人，但内部却是很宽敞的，是蝙蝠的栖息地。

这里经常发生情死自杀。

刚刚从昏睡中醒来的蝙蝠，抓吊在天井上看着躺在这里的一男一女，不由得侧目而视。

小宫由纪已经断了气。但是，田代信吉还在幽明之境彷徨。信吉全身忍受着临终前的痛苦，但也还有分辨清从雾中传来的声音的力量。

“刚才那两个人，你们在哪里！”

信吉觉得呼喊声越来越遥远，他的意识逐渐地模糊不清了。

这事发生在昭和34年（1959年）8月16日下午4时的事情。

第一章 在大贵族的早餐桌上

昭和35年8月14日，星期日的早晨，飞鸟忠熙的饭桌上十分丰盛，而且，还很壮观。

忠熙并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美食家，或是什么健谈家。恰恰相反，他的饭桌上总是非常简单的。这天早上，他的饭桌上也只有二片烤面包、淡红茶、火腿色拉、两个半熟的鸡蛋，搅拌的果汁一大杯，仅仅是这些。

飞鸟忠熙是个幻想家，他也许是为了防备在他的未来可能会有冒险的那一天，而整日地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这位年轻时代曾参加过埃及和乌尔的发掘的贵族最近好象又为古代东方的楔形文字和斯美字的粘土板的匾额激发了热情。今年夏天，忠熙住进轻井泽的这座山庄后，又重新阅读了发掘特洛伊古城哈因里西·舒利曼和在克莱拉岛上发现米诺斯宫殿的亚瑟·埃邦兹的传记等等。

直到去年夏天为止，在忠熙现在坐着的饭桌的对方总是坐着一位聪明的宁子夫人。

宁子夫人是神门财阀的创始人神门雷藏的长女，她是一位贤明的现实主义者，所以，她知道该怎样把丈夫从毫无意义的梦幻当中拉出来。宁子夫人总能够巧妙的周旋，很有效地抑制丈夫的幻想，而使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充分发挥其才干。

自从这位宁子夫人去年秋天因患心绞痛突然死亡以来，忠熙的心理出现了一种空虚的断层。表面上还体现不出来，他的心情最近已变得易动摇了。

他女儿熙子已经结婚，现在在轻井泽另有一处别墅，儿子熙宁还在英国留学。而且，中年丧妻后的无聊寂寞使近来的忠熙心神不定。

“这……。”

忠熙环视了一下越来越昏暗的房间。

“多岐，看来马上就要来了。”

“你，这是怎么搞的，昨天晚上的天气预报明明说不会到达这一带的。”

“哈哈，说不会到也没有办法了，这都已经来了。”

“可是，那样的话，我们至少应该在昨天晚上就知道，怎么天气预报这么不准呢！”

“生气也没有用呀，总不会是气象台把台风指向我们这里吧。”

“可是，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了，象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台风刮到了轻井泽……。怎么，那棵大落叶松……。”

忠熙坐在桌子前面，室外则是另一番激烈壮观的景象。

饭厅外面是凉台，凉台外面是数千平方米的草坪，对面是一片红松和落叶松林。一米多粗的大树被台风吹的象杂草一样来回晃动。这些树龄超过一百多年的老树大概还是第一次遭遇如此猛烈的台风，它们吱一吱一地发出悲鸣、摇晃着，的确是一派壮烈的景象。多岐这位年老的女人不停地唉呀、唉呀地惊叫着，眼见一棵一米半粗的落叶松在他俩面前拦腰断为两段。令人毛骨耸然的响声震撼着这座古色苍然的

别墅。

台风大概现在正是中心，大雨瓢泼，狂风就象巨鞭在天空中挥舞。

凉台外面的大雨如瀑布落下。

这次台风是几天前预报的。但是，因为速度缓慢、风向不明，所以，登陆地点难以估测。至少据到昨天为止的气象预报，从来还没说过台风要侵袭信州。这次台风于昨天深夜，在关东一带登陆，登陆后便立即加快了速度，今天早上，从正面侵袭到轻井泽来。

一般说来，台风一登陆，风力通常要减弱的，特别是象信州这样的高山很多的地区，由于受大山的阻挡，很少遭受太大的台风的灾害。正因为很少有台风灾害。正因为很少有台风灾害，所以，百年的大树才得以生存至今。可以说，这天早上侵袭轻井泽的台风实属罕见。

放在壁炉台上的收音机不停地报道着台风行进的方向，向人们发出警告。现在才发出警告，已经有点晚了。

“啊，你看！落叶松，落叶松……。”

平息了片刻的台风又凶猛地呼啸起来，把可怜的老树连根掀倒。粗大的树枝的断裂声十分可怕，多岐紧贴在凉台的玻璃门上，发出了一阵阵疯狂的叫喊。

“多岐，冷静一点，树断了也是没有办法的。反正，它终究是要死的。”

“可是，太可惜了。你父亲他们那么喜爱的落叶松也给刮断了……”

多岐从昭和10年（1935年）被叛乱军暗杀的先代公爵的时代起就在这里工作。在凶猛的台风面前，这座山在转眼之间变成了一片凄惨荒废的景象。这对于她来说，是难以忍受